春

春王正月考

前集之本

ロ 12
2926
1

張翠屏春秋春王正月考序

春秋紀事之書也紀事者必有歳時月日此經所以有春王正月之筆也春者周之春正月者周之子月此魯史冊書之舊也曰春王正月者吾夫子之特筆也後世不知

去水五味均平蔵

冊書之義於是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而夫子從周之志荒矣羣屛張志道先生始采摭羣書以考訂之本之以語孟之言而歸宿于紫陽晩年之定論別引三傳與他經及史傳以證之其說之龎者則爲辨

疑以折其誤凡爲書二卷嗟乎六經之旨未易窺也學者治經必先明其大者則其餘可得而通矣易乾之四德詩二南之關雎書之二典春秋之春王正月皆經旨之大者于此無定論焉則微言精意將

有不能究者矣先生是書剖析精當于開章之大義井如學者誠有得于此則于全經之旨不有如振裘而挈領者哉先生擧元泰定丁卯進士累官翰林侍講學士入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冊封安南國王是書安南寓舍所著書成而卒宣德中先生嗣孫隆始取手澤而梓之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春秋春王正月考序

道學至宋氏而上接孔孟之傳何傳爾其世異其理同也儒先依經而言理有功於經甚大也而獨於春秋之書春王正月未能無疑之也何疑爾曰夏正得天百王所同

也是以有冬不可爲春之疑也曰
夫子嘗以行夏之時告顔子也是
以有夏時冠周月之疑也曰自漢
武帝之用夏時首寅月逮于今莫
之能改也是以傳書者有改正朔
不改月數之疑而又有春秋用夏

之時夏之月之疑也疑愈甚則說
愈多而莫之能一也日寧蚤學是
經以叻一第亦嘗有疑於此而未
能決也間讀尊論夫子之言行夏
之時若恍然而有省也因之歷稽
經史傳記及古註疏之說同也乃

知春王正月之春爲周之時由漢逮唐諸儒舉無異說也而劉向周春夏冬之說陳寵天以爲正周以爲春之說最其著明者也而猶未敢自信也比觀子朱子語錄晩年之三說亦同也其門人張氏集傳

之說又同也於是渙然冰釋而無疑也竊嘗欲筆於書而奪於世故未遑也茲因叅使安南假館侯命之暇始克會粹而成編也本之於孔孟朱子徵之於經史而下而漢儒之說爲多以其去古未遠有

据而足徵朱子之著書多因其説也若易詩書之用夏建寅之月以爲説則朱子於孟子之集註既主改月之説而於此未及更定之也今亦竊取朱子之義求朱子未盡之意以成朱子未竟之説次于春

秋經傳之後以尊經也仍辨羣疑悉具于右非以寧之敢爲私言也尚其與我同志之君子恕其狂僭之罪而是正之也洪武三十年春三月三日晉安後學張以寧序

春秋春王正月考

前集

後學晋安張㠯寧述

論語

子曰行夏之時

子朱子集註曰三代迭用三正天開於子周以子爲天正地闢於丑商以丑爲地正人生於寅夏以寅爲人正而時以作事則歳月當以人爲紀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說者以爲夏小正之屬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愚按字義春夏秋冬謂之四時月行每進於日積

三十日而與日會謂之一月二者固不同也夫子
明言行夏之時則有夏之時可知有商周之時可知夏
以建寅之月爲春爲正則商周以建丑建子之月
爲春爲正可知不言月者月繫於時舉時以該月
也聖人之言簡而奥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者如
此子朱子謂歳月當以人事爲紀又謂取其時之
正曰月曰時已其此意至漢劉向曰周春夏冬也
説具引春秋傳陳寵曰天以子爲正周以爲春全文見後漢書陳
寵傳則甚明白矣

孟子

梁惠王上七八月之間旱
子朱子集註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

離婁下歳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子朱子集註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
十月也夏令曰十月成梁從趙岐註前亦同
愚按子朱子之説至矣孟子於戰國之世猶用周
正朔也

子朱子語録曰據周禮有正歳正月則周實是元改
作春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只是爲他不順故欲

改從建寅又曰夫子周之臣子決不改周正朔又答吳晦叔書曰春秋是魯史合用時王之月

愚按前語明春王正月之春爲周之春也後語明春王正月之正爲周之月也皆朱子晩年之定論也朱子說見語錄兪氏皐集傳李氏廉會通李氏珏夏時序引之

張氏集傳曰此所謂春乃建子月冬至陽氣萌生在三統爲天統蓋天統以氣爲主故月之建子卽以爲春而丑寅之氣皆天之所以生劉歆曰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天施周正也地化商正也人事之紀夏正也

愚按張氏名洽字主一臨江人子朱子之門人高第弟子也曰月之建子卽以爲春於朱子周元改作春正月之說必有所授之也

總論曰自古帝王之與受命改正正朔各異時亦不同夫子於魯論言夏時通乎夏時之說則後之冬不可以爲春之疑可釋矣故首之以夫子之言孟子於七篇言周月依乎周月之說則後之改正朔不改月數之疑亦可釋矣故次之以孟子之言朱子孔孟正學也張氏朱子門人也故又次之以朱子而以張氏附焉大聖大賢之說定則春秋之

開卷第一義明矣春秋之三傳三傳之註疏皆同故以春秋經傳註疏及漢儒之引春秋爲說者又次之傳記子史亦同而劉向陳寵之說甚瑩足以發明春秋之旨故引所載子思之言及禮記漢史記前漢書律曆志後漢書陳寵傳備述于其後朱子於孟子集註主周月之說則既有定論而無疑矣然於易之本義兼存夏正周正之二者於詩之集傳猶用夏正而其門人於書之集傳亦然蓋以朱子之平生精力盡在四書於易於詩有未暇於更定而歸之於書則以屬之蔡氏而蔡氏未聞其

師晩年之說故今因朱子之說更定而補之以次於春秋經傳之後列於傳記子史之前以尊經也若夫近代衆說之不齊則亦因朱子之說悉辨其疑以次于其最後而自叙其踈狂踰僭之不韙以終是編云

又曰夏以建寅爲春爲正人紀也百王所同之善政周以建子爲春爲正天施也一王所用之權制故夫子欲用夏時而漢以後行之至今也是編也非敢重周時違聖言也誠不恐聖人作春秋以周臣子用周正朔本無疑而蒙後世之疑故釋其疑

以尊聖經也凡虞夏之書用夏時七月之詩言公劉用夏時者皆不錄以爲證是編爲考周之春王正月作也孟子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說見七八月之間旱章此無註亦不錄

春秋

隱公元年春王正月

左氏傳曰王周正月杜預註周正建子正月子月也傳序又曰所用之歷卽周正也胡氏傳曰周人以建子爲正月則十一月是也張氏說見前

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傳書時失也

公羊傳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何休註月令二月雷乃發聲）

穀梁傳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

胡氏傳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鍾巫之難萌矣

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以公子翬之禍當之

愚按三傳皆以為不時為災異也漢劉向之說明白故胡氏從之此周正也

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左氏傳書時禮也 杜註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皆夏時也

公羊傳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遠也

胡氏從公羊傳

愚按周春正月夏冬十一月也冬曰狩不以不時書以譏遠書也

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胡氏傳曰周禮中冬教大閱書八月不時

愚按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左氏傳曰閉蟄而烝 註閉蟄建亥之月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為下五月復烝見瀆也

胡氏曰非以不時為再烝見瀆書也

愚按周正月夏十一月也故不以不時書 趙匡曰四時之祭皆夏時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曰烝冬祭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愚按周五月夏三月也傳夏字衍文也穀梁皆夏時此誤也

八年冬十月雨雪

公羊曰記異也 註今八月未當雨雪此陰氣太盛兆象也

愚按漢書五行志劉向曰周冬夏秋周十月今八月也

十四年春正月無冰

公羊曰記異也 註周正月夏十一月法當堅冰無冰溫也此夫人淫泆陰而陽行之所致

穀梁曰時燠也

胡氏曰今仲冬之月燠而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

愚按漢五行志劉向以爲周春夏冬也

秋八月御廩災乙亥嘗

公羊曰譏嘗也 註當廢一時祭以奉天災也周八月非孟秋本不時不以不時書者本不當嘗也

胡氏曰春秋用周月以八月嘗不時也

愚按周八月夏六月也故曰不時周正也

莊公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左氏曰不害嘉穀也 註今五月周之秋平地水出漂殺熟麥及五稼苗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

愚按周七月也周季秋夏孟秋也孟秋涼風至白露降見月令 八月少陰用事殺氣至也律爲夷則夷傷物也見律歷志 是月登穀而五種皆不殖矣左氏謂不害嘉穀杜註謂黍稷尚可更種皆非也緣麥苗之並書杜氏遂以爲五月水出漂殺熟麥也考於二十八年書冬大無麥禾則於義不通矣蓋麥爲五穀之一續食之最重者故書麥苗麥禾以該五穀也書無麥苗於秋見五稼之皆無志大水爲災也書大無麥禾於冬見五穀之大無志倉廩俱竭也則秋爲周七月明矣

十七年冬多麋

左氏 註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

愚按周之冬夏之秋也故麋多則稼害

十八年秋有蜮

愚按漢五行志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盛暑夏六月周八月也六月而生七月見興而書

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

公羊傳 註書於冬五穀畢入計食不足然後書

愚按冬周十月也豳風十月納禾稼故傳曰五穀畢入計食不足

僖公十年冬大雨雪 雪公羊作雹

公羊曰記異也

愚按周十月也孟冬水始冰地始凍書大雨雪寒甚過度也

三十三年十有二月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左氏傳 註書時失也 周十一月今九月霜當微而重重而不能殺所以為災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註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

愚按漢書五行志劉向曰周十二月冬十月君誅不行舒緩之應

襄公二十八年春無冰

左氏傳註 前年再失閏故置兩閏以應天正故言此年正月建子以無冰為災而書

愚按周之春夏之冬也杜氏明以建子為春矣不書正月疑脫文也

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公羊傳曰記異也 註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微霜用事不可殺也

愚按此周正也殺菽舉重也未可殺而殺故以爲異也漢五行志劉向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

哀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

左氏傳 註是歳失不置閏十二月即今九月九月初火尚温故有螽仲尼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暦過也

愚按漢五行志劉歆曰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異也

成十六年春王正月雨木氷左氏旣曰正月令之仲冬時猶有雨未是盛寒雨下著樹爲氷記寒甚過節度穀梁傳曰志異也註木介甲冑兵之象此說爲是左氏旣非也故不引爲證附著於後

又按春秋無事必書首時首月以周正月爲春則周之夏四月夏之春二月夏者假大而物盛也周之秋七月夏之夏五月秋者一陰生而揫斂也周之冬十月夏之秋八月冬者藏而歳終也義見漢書律歷志固亦可通而終未盡善故夫子欲行夏之時也亦附著于後云

左氏傳

隱公三年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註温周邑周之四月今之二月也麥尚未熟言取温之麥蓋帥師芟踐之也秋今之五六七月也禾亦未熟後帥師芟踐成周洛陽之禾〕

僖公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註周正月今之十二月蓋十二月之一日冬至也〕

愚按周之春夏之冬也至日在周十二月書日南至不書冬至者周十二月非冬也

僖公五年晉侯圍上陽卜偃曰克之童謡云丙子之晨龍尾伏辰〔尾星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鶉火星〕天策焞焞〔傳説星〕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十月朔丙子旦〔註周十二月一日日在丙子旦朔旦也〕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此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註以星驗推之乃夏之九月十月晦朔交會之時夏之十月周十二月也〕晉師滅虢虢公醜奔周

愚按漢書五行志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言天者以夏正〔詳見後辨〕

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曰歳云秋矣〔註周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我落其實而取其材〔註艮爲山在外象貞巽爲風在内象秦占時屬秋風吹落山木之實秦爲主故曰我落其實〕

愚按周九月夏七月周正也

襄公三十年三月癸未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

縣人與於食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四十五甲子矣（註所稱正月得夏一月甲子也）其至於今（註其來至今日）三之一也（自甲子甲戌至癸未凡二十日故爲三分六甲之一也）師曠曰七十三年矣士文伯曰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註此說四百四十五甲子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之旨始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以其末三分六甲之一故少四十日實得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也）

愚按絳人所歷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旬之數正當是年夏正正月之癸未今傳書夏在三月則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詳見後辨）

昭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冰（註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西陸朝覿而出之（註謂奎婁昴畢乃西方之星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夏之三月周之五月日在昴畢出冰而用之）

愚按夏三月周五月周正也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唯正月朔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太史曰在此月也（註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太史荅言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日過春分而未夏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註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是謂孟夏之月）

愚按亦周正也

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傳曰西及漢梓慎曰火

出於夏為三月註建辰月於商為四月註亦建辰月於周為五
月註亦建辰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月五月之交其宋
衛陳鄭乎案後漢註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而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故曰今除於
火註今彗出所除於大火大辰之星

愚按傳稱八月而經書冬周之冬夏之秋周之十
月夏之八月也而梓慎之言故月明矣

十八年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傳曰夏五月火始
昏見註大火心星建辰之月始昏見丙子風云云戊寅風甚壬午火
甚

愚按大火昏見夏之三月也今經書五月周五月

夏三月也周正也

昭三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
註謂陰勝陽故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註五月建辰故日已過春分之節
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註陽氣盛時猶不勝陰陽氣久蓄及其勝陰必將猥出
能無旱乎陽不克莫註莫然不動將積聚也必將積聚而為災

愚按亦周正也

昭三十一年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史墨曰吳
其入郢乎日月在辰尾註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
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

愚按亦周正也

桓公五年秋大雩

左氏傳曰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

愚按春秋凡書秋者周九月夏七月也七月雩不時大雩於上帝用盛樂又僭禮故書無庸言也然其言啓蟄而郊何也盖左氏所言者郊以祈農事雩以祈雨澤嘗烝以秋冬報農事也而孟春以祈穀于上帝故亦謂之郊考於禮記一歲有數郊惟冬至禮天神于圜丘乃正爲天子之郊禮記明言成王賜魯公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

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則是冬至圜丘之郊也况春秋書魯郊繼以猶三望三望者祀山川也則是魯郊非祈穀之郊明矣

襄公九年春宋災

左氏傳士弱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内火咮爲鶉火（南方柳星也）心爲大火（東方蒼龍也）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閲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

愚按春秋凡書春周三月夏正月也左傳曰龍見

而雩謂夏九月蒼龍角亢之星晨見東方次見而
致用謂心星次角亢而晨見也月令曰季冬之月
旦氐中氐亦大火之次故昭三年晋張趯曰火中
而寒暑退杜氏註曰心星以季冬旦中而寒退宋
商後也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士弱特言其理如
此耳初未嘗言此爲火出建辰之月也夫大火有
春冬晨見旦見之不同此乃大火旦見於去年夏
之十二月既一月而災應之也以天道言之則昭
十年三月鄭鑄刑書晋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災乎
六月而鄭果災既三月而後應也昭十七年冬有

星孛于大辰火之次至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
災既七月而災始應天道遠也以人事言之則宋
樂喜爲火備如徹小屋塗大屋備水器表火道具
正徒納郊保庀官司庀刑器出車馬庀武守儆官
敬享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外之類非一朝
夕倉卒可爲也則此春爲周之十二月夏之正月
明矣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

左氏傳裨竈曰陳水之屬也火水妃也今火出而
火陳五年陳將復封

愚按周四月夏二月也裨竈言火出而火陳者乃
大火且見於去年夏十二月至是更二月而災應
也經傳言火出而災者四鄭災者火出建辰之月
宋陳災者火見於建丑之月宋衞陳鄭災者冬季
于大火之次非專言火出建辰之月也

總論曰秋大雩之傳曰啓蟄而郊宋災陳災之傳
不言火見於某月恐有疑其爲夏正者故詳說而
附著于後

周易

臨卦彖曰至于八月有凶

孔穎達正義曰八月有凶者以物盛必衰陰長陽
退臨爲建丑之月從建丑至八月建申之時三陰
既盛三陽方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故八月有凶
也

愚按本義之說以八月爲自復卦一陽之月至遯
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又謂此爲建酉之八
月爲觀亦臨之反對兩存其說而不決前說從何
氏周正也後說從褚氏夏正也復之彖曰七日來
復是自夏正五月一陰長數至夏正十一月一陽

來復日屬陽故陽稱七日扶之欲其亟長也於七
月詩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即此義也今
臨之彖曰八月有凶是自夏正十二月二陽長數
至夏正七月三陰長月屬陰故陰稱八月抑之欲
其難長也蓋復彖自復數起爲七日矣則臨卦當
自臨數起不當又自復數起當自夏十二月數起
不當自夏十一月數起若自臨卦夏十二月數起
則自臨至遯爲夏之六月僅得七月不可言八月
有凶者自臨卦夏十一月數起則自臨至觀爲夏
正之八月又九閲月允不可言八月有凶今自夏

十二月數起至夏正之建申七月恰是八月於時
爲商正之八月也於卦爲否三陰長而陽消故其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天地不交萬物不通
其凶甚矣非若遯猶有厲而觀絶無凶也而况否
之彖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臨於八月有凶之
傳曰消不久也正指否卦而言至爲明白今若以
爲遯是文王而用周正也以爲觀是文王而用夏
正也文王作爻辭時爲商西伯爲商之臣用商之
正復何疑乎若爲商之臣而用周正是僭號稱王
而改商正朔大不可也爲商之臣而用夏正是不

奉時王正朔而用異代正朔亦不可也孔氏從漢諸儒之說是矣近時儒者隆山李氏舜臣亦有謂文王演易時猶爲西伯安有未代商已用周正此固不攻而自破是矣而又謂臨於月爲丑乃商人之正文王逆知盛衰消長之數寄之於易謂今雖盛大臨人之勢後且有終凶必然之理爲萬世戒其意微矣則愚恐聖人正大寬厚之心不如是也且宋代諸儒極辨文王未嘗稱王而猶爲此論故愚極辨下文王奉殷正朔以服事殷之爲至德者爲

兌卦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

愚按邵子曰此卦位乃文王所定後天之學也曰兌正秋夏時也夏時百王所同著之於十翼言其理也不曰兌正秋而曰兌孟冬於理不可也若周之時則一王之所用魯史奉周正朔而書之以紀其事也以爲改從夏時是改周之正朔矣二者固不同也臨之彖乃文王脫羑里爲西伯之時其時位與夫子亦不同也

詩

唐風蟋蟀篇蟋蟀在堂歲聿其莫

毛傳曰蟋蟀蛬也九月在堂聿遂也
孔疏正義曰戸内戸外總名爲堂七月篇言蟋蟀九月在戸此言在堂謂在室戸之外與戸相近是九月可知時當九月歳未爲暮者言其過此月後則歳遂將暮耳謂十月以後爲歳暮也小明云歳聿云暮采蕭穫菽采穫是九月之事也云歳聿云暮其意與此同歳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
愚按周以十一月爲歳首故此言十月以後爲歳暮九月爲歳聿其暮周正也

采薇篇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歳亦莫止晩也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歳亦陽止註十月坤月也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月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愚按此詩曰雨雪霏霏曰歳亦陽止則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也故其首章曰歳亦莫止周以夏十一月爲正月爲歳首也
六月篇六月棲棲戎車既飭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
愚按周六月夏四月也盛暑非玁狁入寇時也
十月之交篇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

鄭箋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日食爲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

孔疏一食而有二象故爲亦甚惡也

愚按詩下文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又曰彼月而微則維其常此日而微于何不臧反覆言之以釋上文亦孔之醜謂彼月陰也宜有時而食此日純陽君象也不宜食而食此其所以爲醜惡之甚也其義至明不必他爲之說史記天官書亦曰月食常也日食爲不臧詩下文曰爗爗震電蓋八月雷乃收聲之時而震電見爲亦爲變異此詩亦周正也

四月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毛傳徂往也鄭箋曰徂猶始也

愚按周之四月夏二月也春秋王正月朱子以爲周改正月爲春則此二月爲夏矣周之六月夏四月也徂暑者言自此而往以至於盛暑也詩曰我徂惟求定曰我徂東山曰自我徂矣三歲食貧曰我征徂西書曰攸徂之民室家相慶皆自此往彼

之辭今若以徂暑爲暑往則豳風夏正之七月大火始西流而暑猶未退不可以爲夏六月而暑已往也以爲暑自此而往則夏六月爲季夏非暑自此而往於盛也進退兩無所當故知此詩周月也朱子集傳曰凄凄涼風也卉草腓病也禮記月令曰孟秋涼風至天地始肅漢律曆志曰陰氣夷當傷之物夷則位於申在七月則秋日凄凄百卉具腓指夏周七月也孟子曰秋陽以暴之集註曰秋日燥烈也月令仲秋之月盲風至註盲風疾風也朱子集傳亦曰發發疾貌則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指夏八月也然則此詩之秋冬亦周時也

小明篇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云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云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鄭箋曰征行徂往也除除陳生新也載則也離歷冬寒夏暑

冬寒夏暑

愚按周二月夏十二月也首章言自我之徂西至于艽野之地其時十二月朔旦也今則既已離歷冬寒夏暑尚未得歸此心之所以憂而且苦也曰

徂曰往者始發而往於彼也曰至者已往而至於
彼也二義不同今以二月初吉書於至于艽野之
下則二月爲至彼之月也二章乃本其始往之月
而言其昔我之往也日月方除除者除舊布新
之謂周以十一月爲歲首而除舊布新也我之始
往自謂其時即歸何言其還乃至歲將暮而尚未
得歸故心憂而念我之獨也上言日月其除故下
言歲聿云莫首尾相應也三章亦本其始往之月
而言昔我之往也日月方奥奥與厥民隩之
義同言十一月氣寒而民聚居於室內室內西南隅

爲奥古字通用也我之始往亦自謂其時即歸何
言其還乃至歲將暮而尚未得歸采蕭穫菽以爲
卒歲之用也上言田畢入居之事故下言助養農
夫之具亦首尾相應也此兩章皆言歲聿云暮義
見唐風蟋蟀篇孔疏謂十月以後爲歲暮而歲遂
將暮爲九月既引豳風七月又引此詩以證之是
也今若以夏正二月爲説則首章二月初吉當書
於至于艽野之上文而不書其辭失序不得以爲
三月而始往也當言昔我往矣如下兩章而不言
不得以二月初吉爲下兩章方除方奥之月也仲

春非歳首亦不得以除舊而新爲二月也自二月
至九月則肅霜之月氣肅而肇寒不得以爲離歷
冬寒夏暑也以是觀之小明大夫以夏十一月始
往徂西以十二月至于艽野至于明年之九月尚
未得歸踰年之久能無憂乎此詩之旨次序甚明
與周正合然則二月初吉爲夏十二月周二月信
矣

臣工篇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
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
乃錢鎛奄觀銍艾

毛傳曰周之暮春於夏爲孟春田二歳曰新三歳
曰畬

愚按蔡氏書傳引此以爲牟麥將熟其爲季春可
知今考之於全篇則其曰如何新畬命我衆人庤
乃錢鎛即七月之詩曰一之日于耜二之日舉趾
周官遂大夫正歳簡稼器謂耒耜鎡基之屬修稼
政謂修封疆相丘陵原隰皆孟春之事嗟嗟保介
即月令孟春之月天子祈穀于上帝載耒耜措之
于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
之事也若待建辰之三月始治新畬始庤錢鎛不

亦晩乎非夏之季春明矣若但以來牟將受厥明
爲三月則詩曰將受厥明不曰將熟失麥種於今
之八月長於三春月至四月而始登五月而盡刈
周都關右地尤高寒而將之云者見於經傳甚多
皆未爲而預言或未至而預期之辭詩人之言緩
而不迫似難以一句蓋全篇而定其爲夏之三月
也朱子以此篇爲戒農官之詩引月令呂覽皆爲
籍田而言竊因是說以爲此詩乃孟春祈穀上帝
躬耕籍田而戒農官也麥爲五穀之中續食之最
重者孟春之時三陽發動麥已生長是以祈穀之

辭先言將受來牟之明賜繼之以迄用康年而終
之以奄觀銍艾祈之明神欲五穀之皆熟故並言
之猶春秋書麥禾於冬以該五穀之義也若以來
牟將熟爲春三月則冬十月非麥熟之時不得言
無麥矣蓋春秋並書麥禾於終而著五穀之大無
此詩並言來牟銍艾於始而期五穀之大有然則
將受厥明乃期之之辭非即時賦物之比不可以
文害辭也而此詩爲周季春夏之孟春也明矣